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七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

師古曰說者謂相即魏無知之後蓋承淺近之書為

妄深矣

徙平陵少學易為郡卒史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為

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宏羊客詐稱御史止傳

師古曰傳

謂縣之傳舍

承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捕案致

其罪論棄客市

師古曰殺之於市

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

宋

祁曰浙本遷字下有為字

禁止姦邪豪彊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

是千秋子為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

獲罪

○宋祁曰罪字疑從臯書

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

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為我用丞相死不

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

師古曰殆危也

武庫令西至

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為函谷

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為關都尉子為

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

師古曰惟思也

苟見丞

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

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

師古曰來京師諸官府為

戍卒若今衛士上番分守諸司

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

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

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

師古曰光心以武庫令事嫌之而下其賊殺不

辜之

久繫踰冬會赦出

○宋祁曰繫字下疑有之字

復有詔守茂陵

今遷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時吉為光祿大夫子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

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臧器于身

師古曰易下繫辭云君子臧器

於身待時而動言不顯見其材能

相心善其言為霽威嚴

蘇林曰霽音限齊之齊臣

暗曰此雨霽字也霽止也師古曰二說皆是也音才請反又子請反

居部二歲徵為諫大

夫復為河南太守數年宣帝即位徵相入為大司農遷

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

為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

師古曰山者去病之孫今言兄

子此傳誤

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

世為大夫

師古曰解在五行志

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

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繇冢宰

師古曰繇與由同

今光死子復

為大將軍

○劉敞曰禹不為大將軍字之誤也

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

權執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

師古曰通籍謂

禁門之中皆有名籍恣出入也

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寢不制

師古

曰寢漸也不制不可制御也

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

之基金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

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

許伯白去副封以防雍蔽

師古曰雍讀曰雍

宣帝善之詔相給

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乃罷其三

侯令就第

師古曰禹及雲山也

親屬皆出補吏於是韋賢以老病

免相遂代為丞相封高平侯食邑八百戶及霍氏怨相

又憚之謀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然後廢天子事發覺

伏誅宣帝始親萬機厲精為治練羣臣核名實而相總

領衆職甚稱上意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

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
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
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
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
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
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
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
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

○宋祁
曰浙本

無屯字

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

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

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

師古曰不可以兵事動之

軍旅之

後必有凶年

師古曰此引老子道經之語

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

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

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

師古曰言不得其人

風俗尤薄水旱不時

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

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

師古曰左右謂近臣在天子左右者

乃欲發兵報讎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

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師古曰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孔子謂冉有

季路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故相引之顓臾魯附庸國蕭牆屏牆也解在五行志願

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

師古

曰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並帝之舅平恩侯許伯皇太子外祖父也上從相言而止相

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

師古曰既觀國家故事又

觀前人所奏便宜之章也

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

數條漢興已來

○宋祁曰已字疑作以字

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

誼黷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曰臣聞明主在上

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

師古曰虞與娛同

臣相幸得備

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

末

師古曰本農業也末商賈也趨讀曰趣

或有饑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

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

惟民終始未得所繇

師古曰惟思也繇讀與由同由從也因也

竊伏觀先帝

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

貧窮發倉廩振乏餽

師古曰餽餼也音乃賄反

遣諫大夫博士巡行

天下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道

師古曰言

其往來不絕也

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波池

師古曰弛放也言不禁障之也波音

陂○宋祁曰注文音字當作讀曰

禁秣馬酤酒貯積

師古曰秣以粟米飲馬也酤酒者糜

費深也貯積者滯米粟也

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

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

謹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

師古

曰謂視年歲之豐儉

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

師古曰畜讀曰蓄禮記王制云國無九年

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宋祁曰亡字上疑有故字

元鼎二年

平原渤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

師古曰溥與普同○宋祁曰注文溥字下當有

一讀字

民餓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

師古

曰慮思也

賴明詔振捄乃得蒙更生

師古曰捄古救字

今歲不登穀

暴騰踴

師古曰價忽大貴也

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

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

其備

師古曰蚤古早字也○宋祁曰注未也字當刪

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

帝盛德以撫海內

師古曰帥循也繇與由同由從也○宋祁曰注文繇字下當有讀字

上

施行其策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

師古曰表謂標

明之采撮取也

曰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

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

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古師

曰豫卦彖辭也忒差也

天地變化必繇陰陽

師古曰繇與由同○宋初曰注文繇字下

當有讀字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宋○

初曰江南本紀字下無日字浙本有

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

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

張晏曰木為仁仁者生生者圓故為規

南方

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

張晏曰火為禮禮者齊齊者平故為衡

西方之

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

張晏曰金為義義者成成者方故為矩

北方之神

顓頊乘坎執權司冬

張晏曰水為智智者謀謀者重故為權

中央之神黃

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

張晏曰土為信信者誠誠者直故為繩○宋初曰浙本無下字

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

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

興離治則泄

師古曰天地之氣不閉密也

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于

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義和之官以乘四時

師古曰乘治也

節授

民事

師古曰各依其節而授以事

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

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熟

絲麻遂

師古曰遂成也

少木茂鳥獸蕃

師古曰少古草字蕃多也音扶元反

民不

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

師古曰說讀曰悅

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

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

師古曰亂

在外為姦在內為宄繇與由同下類此○宋祁曰注文繇字下當有讀字下字下當有皆字

臣愚以

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

書天子所服第八

如淳曰第八天子衣服之制也於施行詔書第八

曰大謁者

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

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

師古曰蕭何周昌也

謹與將軍臣陵太

子太傅臣通等議

師古曰陵王陵通叔孫通

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

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

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旤殃年壽永究

師古曰究竟也

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

趙堯舉春

應劭曰四時各舉所施行政事服虔曰主一時衣服禮物朝祭百事也師古曰服說是也

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

師古曰高帝時自有一貢禹也兒音五奚反

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

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

頗非時節

師古曰罷軍卒卒之疲於軍事者也一曰新從軍而休罷者也音薄蟹反○宋祁曰罷音

疲

御史大夫鼂錯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

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

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

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上納用焉

相敕掾吏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為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相為人嚴毅不如吉寬視事九歲神爵三年薨謚曰憲侯子弘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

師古曰弘坐騎至宗廟下大不敬也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為魯獄史積功勞稍遷至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為州從事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

師古曰被召詣京師

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

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

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吉擇謹厚女徒

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

師古曰閒讀曰閑閑寬靜之處也燥高敞也

吉治巫

蠱事連歲不決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

師古

曰長楊五柞宮並在
輿屋往來二宮之間

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

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

師古曰條謂疏錄之

亡輕重

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

者不納

○宋祁曰納字疑作內

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

可

○宋印曰浙本無者字

况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

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

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

師古曰吉拒閉使者天子感寤乃普赦天

下其郡邸繫獄者既因吉得生而赦宥之恩遂及四海也

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

師古

曰幾鉅依反數所角反次下亦同○宋注曰注文鉅字所字上疑皆有音字

吉數救保養乳

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

為車騎將軍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入為

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

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

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

之屬任天下之寄

師古曰屬之欲反○宋祁曰注文之字上當有音字

孝昭皇帝

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發喪之

日以大誼立後

師古曰雖無嫡嗣旁立支屬今宗廟有奉故云大誼

所立非其人

復以大誼廢之

師古曰恐危社稷故廢黜之

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

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

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

○宋祁曰位列漸本作列位

未有所聞於

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

蘇林曰外家猶言外人民家不在宮中晉灼曰出郡邸獄歸在外家史氏後入掖庭耳師古曰晉說是也吉

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矣通經術有美

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著龜豈宜褒顯先

使入侍

師古曰侍太后○朱子文曰豈宜褒顯豈字於文為悖恐是直字當為直宜褒顯

冷天

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其議

師古曰省

納而用之

遂尊立皇曾孫遣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於掖庭

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

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

師古曰遭遇謂升大位也

故朝廷莫能明

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為太子太傅數月遷御

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

○宋祁曰親字下疑有治字

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

師古

曰謂未為宮婢時有舊夫見在俗間者

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

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

師古曰視讀曰示

吉識

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答汝安得有功

師古曰督

謂視察之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

養勞苦狀

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

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

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

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眇時

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

師古曰茂美也

詩不云虘

亡德不報

師古曰大雅抑之詩○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

其封吉為博陽侯邑

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紼而封之及其

生存也

應劭曰吉時疾不能起欲如君視疾加朝服拖紳就封之也師古曰紼繫印之組也音弗

上

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

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

疾也後病果瘳

師古曰瘳與愈同

吉上書固辭自陳不宜以空

名受賞上報曰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書歸侯印

是顯朕之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思慮

近醫藥以自持後五歲代魏相為丞相吉本起獄法小

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掾史

有罪臧不稱職輒予長休告

師古曰長給休假令其去職也○宋祁曰長休告漸

休無本字終無所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為漢相姦吏成其

私然無所懲艾

師古曰艾讀曰又

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

之名吾竊陋焉

宋祁曰陋疑作陋

後人代吉因以為故事公府

不案吏自古始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者酒

數通蕩

師古曰通亡也蕩放也謂亡其所供之職而游放也者讀曰嗜

嘗從吉出醉歐

丞相車上

師古曰歐吐也音一口反

西曹主吏白欲斥之

師古曰斥棄宋祁

曰注末當添也字

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

師古曰言無所容身也

西曹地忍之

李奇曰地由第也師古曰地亦但也語聲之急也宋祁

曰注文由字越本作猶謝改作由注末也字疑作耳

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

師古曰茵

音因 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犇命警備

事

師古曰犇古奔字也有命則奔赴之言應速也

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

郡發奔命書馳來至

○宋祁曰奔疑作犇

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

刺取

師古曰刺謂探候之也

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

師古曰遽速也

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

兵馬者宜可豫視

○宋祁曰視字下疑有瑣字

吉善其言召東曹案

邊長吏瑣科條其人

張晏曰瑣錄也欲科條其人老少及所經歷知其本以文武進也

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

夫卒遽不能詳知

師古曰卒讀曰猝

以得謹讓

師古曰讓責也

而吉見

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乃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

所長嚮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繇

是益賢吉

師古曰繇與由同○宋初曰注文與字上當有讀字

吉又嘗出逢清道

羣鬪者死傷橫道

李奇曰清道時反羣鬪也師古曰清道謂天子當出或有齋祀先令道路

清淨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

舌

師古曰喘急急音昌竟反○宋初曰逐字下疑有失字

吉止駐

○宋初曰駐字疑作騎

使

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

譏吉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

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

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

師古曰少音式

邵反○宋祁曰大熱浙本作以熱

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

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掾史

乃服以吉知大體

○宋祁曰當字上疑有所字

五鳳三年春吉病篤

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代者

師古曰不諱言死不

可復諱也

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上

固問吉頃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寬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醇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上以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黃霸為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以廷尉于定國代為御史大夫黃霸薨而定國為丞相太僕陳萬年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吉薨

謚曰定侯子顯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官至衛

尉太僕始顯少為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

取齋衣

師古曰未祭一日其夕展視牲共謂之夕牲

丞相吉大怒謂其夫人

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為言

然後乃已

師古曰免其罪罰也

吉中子禹為水衡都尉少子高為

中壘校尉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

師古曰先嘗有爵經奪免之而與士

卒為伍故稱士伍其人名尊

言臣少時為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

以皇曾孫在郡邸獄

○宋祁曰景祐本作孝武無以皇字淳化本作孝武非江浙本曾孫

上無皇字刊誤
據衆本添皇字

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

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

常從臣尊日再侍臥庭上

師古曰郡邸之庭也侍謂參省之也時皇孫孩弱常在襁

襁故指
言臥也

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

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

孟康曰郡守丞也來詣京師邸

治獄姓誰名如言皇孫不當在獄官宜屬郡縣也文穎曰不當在郡邸官也師古曰守丞者守獄官之丞耳非

郡丞也誰如者其人名本作譙字言姓又非也○劉奉世曰守丞諸說皆非蓋郡邸守邸之丞也與朱買臣傳

同守丞

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

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與

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

孫亡詔令

師古曰少內掖庭主府臧之官也食讀曰似詔令無文無從得其廩具也○宋初曰注文

廩字疑作稟

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即時病

師古曰有

病時也

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組

徵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敖盪

師古曰去離也敖游戲也盪放也盪讀與蕩同

數奏甘毳食物

師古曰奏進也毳讀與脆同

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

躬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報哉

師古

曰徵要也
音工堯反

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之推割肌以存

君不足以比

師古曰韓詩外傳云晉公子重耳之亡也過曹里鳧須以從因盜其資而逃重耳無

糧餒不能行介子推割其股肉以食重耳然後能行也

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

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

師古曰刪削也

專歸美

於組徵卿組徵卿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為博陽侯臣

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

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徵文奪爵為關內侯臣愚以為

宜復其爵邑

師古曰復音防目反

以報先人功德先是顯為太僕

十餘年與官屬大為姦利減千餘萬司隸校尉昌案劾
罪至不道奏請逮捕上曰故丞相吉有舊恩朕不忍絕
免顯官奪邑四百戶後復以為城門校尉顯卒子昌嗣
爵關內侯成帝時修廢功以吉舊恩尤重鴻嘉元年制
詔丞相御史蓋聞褒功德繼絕統

○宋初曰浙本
無德字校本添

所以

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
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
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昌為博陽侯奉吉後國絕三十

二歲復續云昌傳子至孫王莽時乃絕

贊曰古之制名必繇象類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遠取諸物近取諸

身故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

師古曰謂虞書益稷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

之執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

師古曰名位在衆臣之上

孝

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衆職修理公卿多稱

其位

師古曰稱副也

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虛哉

師古曰言

君明臣賢所以致治非徒然也

前漢書卷七十四

前漢書卷七十四考證

魏相傳舉賢良以對策高第○臣召南按相對策見韓延壽傳但彼文云以文學對策又祇舉褒崇節義一段亦非全文也

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注師古曰山者去病之孫今言兄子此傳誤○臣召南按依顏注當如張敞傳

稱兄孫山然下文魏相封事曰兄子秉樞機即說此事蒙霍禹言之可稱兄子蕭望之傳亦曰光薨子禹

復為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與此文同似非誤也

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

○蘇轍曰三人者非賢于趙克國也然其與國同憂樂無徼倖功名之心則過于克國遠甚

中謁者趙堯舉春云云○臣召南按此趙堯疑另是一

人必非江邑侯代周昌為御史大夫者也上文云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其事當在高帝十年之初丞相之改稱相國周昌之出

為趙相而趙堯代為御史大夫叔孫通之由奉常徒為太子太傅皆此年事也据功臣表江邑侯趙堯以漢五年為御史則未嘗為中謁者矣

丙吉傳吉奏記光曰云云○臣召南按此時定策吉為首功不止從前保護曾孫有恩也傳詳述其奏記云云見杜延年等勸光立宣帝其功實在丙吉之下

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按表作千三百三十戶又按此詔宣帝紀元康三年吉與史曾史元許舜

許延壽及張賀子彭祖同日封

前漢書卷七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七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睦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睦弘字孟魯國蕃人也

師古曰睦音息隨反今河朔尚有此姓音字皆然而韋昭應劭

並云音桂非也今有吳姓乃音桂耳漢之次錄又不作睦字寧可混糅將為一族又近代學者旁別吳氏譜以相附著私譜之文出於閭巷家自為說事非經典苟引先賢妄相假托無所取信寧足據乎蕃音反○宋印云

決錄浙本
作快欽

少時好俠鬪雞走馬長乃變節從嬴公受春

秋

師古曰嬴姓也公長老之號耳
○宋祁云俠字上疑有游字

以明經為議郎至符

節令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甸甸有數千

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

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後有白鳥數千下集其旁是時

昌邑有枯社木卧復生

師古曰社木
社主之樹也

又上林苑中大柳

樹斷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

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泰山

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

起

師古曰僵偃也偃臥於地音居羊反○宋祁云象字下疑有兩字

非人力所為此當

有從匹夫為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卽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

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

孟康曰誰問差擇也問擇天下

賢人禮以帝位

師古曰禮古禪字也

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

以承順天命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

師古曰內官署名百官表

云內官長丞初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宗正賜者其長之名

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

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祆言惑衆大逆不道皆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卽位徵孟子為郎夏侯始昌魯人也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時昌邑王以少子愛上為選師始昌為太傅年老以壽終族子勝亦以儒顯名

夏侯勝

○宋祁云陸德明論語序釋文夏戶雅反勝音升或式澄反一作升澄反

字長公初

魯共王分魯西寧鄉

師古曰共讀如恭恭王名餘景帝之子也○宋祁云王字下疑有時

字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為東

平人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

異後事簡卿

師古曰姓簡名卿簡音姦

又從歐陽氏問為學精孰所

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

師古曰禮之喪服也

徵為博士光祿大夫

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

師古曰每出游戲也

勝當乘輿前諫

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

師古曰之

性也○宋祁曰興字下疑有車字

王怒謂勝為祆言縛以屬吏

師古曰屬委也

音之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光與車騎將軍

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

言

○宋祁曰言字疑作泄

廼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

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

師古曰惡謂忌諱也

察為計謀不敢明顯言之也五行志曰不敢察察言也○宋祁曰注文為疑作謂

故云臣下有

謀

○劉敞曰傳本云下人伐上而勝自以為不欲分明道之故改云臣下有謀爾

光安世大驚

以此益重經術士後十餘日光卒與安世白太后

師古曰卒

終也○宋祁曰白字上疑有共字

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光以為羣臣奏

事東宮太后省政

師古曰省視也

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

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以與謀廢立

師古曰與讀曰豫

定策安宗廟益千戶

○劉奉世曰關內侯無國云何言益

宣帝初卽位欲

褒先帝詔丞相御史曰朕以渺身蒙遺德承聖業奉宗

廟夙夜惟念

師古曰惟思也

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北征匈奴

單于遠遁南平氐羌

○劉奉世曰氐羌不在南恐誤

昆明甌駼兩越

師古曰甌駼皆越號

東定歲貉朝鮮

張晏曰歲也貉也在遼東之東師古曰歲字與穢字同貉

音莫客反

廓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款塞自至珍貢陳於

宗廟協音律造樂歌薦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

服色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褒周之後

宋祁曰周之

後越本邵本無之

備天地之禮廣道術之路上天報况

師古曰况賜也

符瑞並應寶鼎出白麟獲海效鉅魚

師古曰效也鉅大也

神人

並見山稱萬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

師古曰稱

副也

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十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

廷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

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

下虛耗

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

百姓流離物故者半

師古曰物故謂死也○宋

祁曰者字下疑有過字

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

師古曰言無五穀之苗

或人

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

師古曰畜讀曰蓄

亡德澤於民不宜為

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

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

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

師古曰蔡義曰廣明

劾奏勝非

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

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

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獻納以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馬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師古曰論語孔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故霸引之

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

怠

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

至四年夏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或

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十餘人上乃素服避正殿遣使者弔問吏民賜死者棺錢下詔曰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託士民之上未能和羣生覆者地震北海

琅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

○宋祁曰曩字疑作廼字

其與列侯中二

千石博問術士有以應變補朕之闕毋有所諱因大赦

勝出為諫大夫給事中霸為揚州刺史勝為人質樸守

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上為君

師古曰見於天子

誤相字於前

師古曰前天子之前也君前臣名不當相呼字也

上亦以是親信之

師古曰知其質樸也

嘗見出道上語

師古曰入見天子而以其言為外人道之

上聞而讓勝

師古曰讓

責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

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

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

師古云通謂陳道之也懲勝創也前事謂坐議廟樂事

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

師古曰解

說其意若今義疏也

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

后賜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

為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

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

師古曰地芥謂草芥之橫在地上者俛而拾之言其

易而必得也青紫卿大夫之服也俛即俯字也

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勝從父子

建字長卿

師古曰從父昆弟之子名建字長卿

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

采獲

師古曰言於勝及高兩處采問疑義而得○宋祁曰注末當有之字

又從五經諸儒

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

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略難

以應敵建卒自顓門名經

師古曰顓與專同專門者自別為一家之學○宋祁曰注

顓字下當有音專字

為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勝子兼為左曹太

中大夫孫堯至長信少府司農鴻臚曾孫蕃郡守州牧

長樂少府勝同產弟子賞為梁內史梁內史子定國為

豫章太守而建子千秋亦為少府太子少傅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

字贛

師古曰贛音貢

贛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

師古

曰共讀曰恭○宋祁云王字上更有梁字

令極意學既成為郡史察舉補小

黃令以候司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

師古曰以其常先知姦邪故欲為盜

賊者不敢起發

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

師古曰以其最而被舉故欲遷

為他官也

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

師古曰依許留而增

其秩○宋祁曰注許字上疑有請字

卒於小黃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

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

○宋祁曰別本

作六十 以風雨寒溫為候 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為三百六

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為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王之氣

各卦主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師古曰更工衡反

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

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年以孝廉為郎永光建昭閉西

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

師古曰精謂日光清明也

房數上

疏先言其將然

師古曰言且欲有此事

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

天子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

賢則萬化成瑞應著

師古曰萬化萬機之事施教者也一曰萬物之類也

末世

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

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

晉灼曰令丞尉治一

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則尉事也令覺之自除二尉負其臬率相准如此法上

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

師古曰溫室殿名也

皆以房言煩碎

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

師古曰鄉讀曰嚮

時部刺史奏

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為不

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

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顯權

師古曰顯與專同

顯友人五鹿充宗

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

師古

曰以閑宴時而入見天子

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

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是

師古曰卒終也

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

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

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
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

知來耳

宋祁曰江南本云能以性智求耳徐鍇改往知來非是

房因免冠頓首曰

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

師古曰視請曰示

今陛下卽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湧地震

石隕夏霜冬雷

師古曰雷雷字

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

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

師古曰言今皆備有之

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

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

師古曰與讀曰歟

上曰然幸其瘡

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

師古曰瘡與愈同愈猶勝也言今之災異及政道猶幸勝

於往日又不由所任之人

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

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廼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

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

師古曰如若也

房曰

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

師古曰圖謀也

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

師古曰言已曉此意

房罷出後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

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

籍殿中為奏事以防雍塞

師古曰雍讀曰雍

石顯五鹿充宗皆

疾房欲遠之

師古曰出之令遠去

建言宜試以房為郡守

師古曰立議云

也然元帝於是以房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

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他郡人自第吏千

石以下

如淳曰令長屬縣自課第殿最

歲竟乘傳奏事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其下亦同

天子許焉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內與石顯五

鹿充宗有隙不欲遠離左右及為太守憂懼房以建昭

二年二月朔拜上封事曰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太陽精

明臣獨欣然以為陛下有所定也然太陰倍力而乘消

息

孟康曰房以消息卦為辟辟居也息卦曰太陰消卦曰太陽其餘卦曰少陰少陽謂臣下也并力雜卦氣

于消息也○宋祁曰注文當作息卦曰太陽消卦曰太陰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不

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已卯臣拜

為太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效也

師古曰言權臣蔽主之明故已出為

郡守也臣出之後恐必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

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廼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

色

張晏曰晉卦解卦也太陽侵色謂大壯也○劉攽曰蒙氣起而太陽侵色則太陽指日也大壯解卦可云

太陽而非所侵色也

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

師古曰覆掩蔽也

已卯

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

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去

至新豐因郵上封事

師古曰郵行書者也若今傳送文書矣郵音尤

曰臣前以

六月中言遯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為災

師古曰道

人有道術之人也天氣寒而又有水涌出也

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

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

中今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

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

師古曰自云不避死也

平又曰房

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

非刺高而死

孟康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

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

先趣之

師古曰趣讀曰促

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

師古曰詭責也自以

為憂責也

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

師古曰塞亦當

也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房至陝復上封事

師古曰陝弘農

之縣也音式冉反

曰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并力而

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

孟康曰分一日為八十分分起

夜半是為戊子之日日在巳西而蒙也蒙常以晨夜今向中而蒙起是臣黨盛君不勝也此陛下欲

正消息雜卦之黨并力而爭消息之氣不勝彊弱安危

之機不可不察己丑夜有還風盡辛卯

孟康曰諸卦氣以寒溫不效後

九十一日為還風還風暴風也風為教令言正令還也

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

相薄

孟康曰京房傳曰雖非日月同宿之時陰道盛猶上薄日光如此但日無光不食也

此邪陰

同力而太陽為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

異

張晏曰九陽數之極也孟康曰晝食為既夜食為盡而星亡為星不見也

臣願出任良試

考功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
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又當奏事
故復云為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為太守此其
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廼蒙氣所
以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
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

師古曰易輕也音弋歧反

邪說雖安于

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去
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從房受學以女妻

房房與相親每朝見輒為博道其語

師古曰所與天子言皆共說之以

為上意欲用房議而羣臣惡其害已故為衆所排博曰
淮陽王上親弟敏達好政欲為國忠今欲令王上書求

入朝得佐助房房曰得無不可

師古曰恐不可也

博曰前楚王

朝薦士何為不可房曰中書令石顯尚書令五鹿君相

與合同巧佞之人也事縣官十餘年及丞相韋侯皆久

亡補於民可謂亡功矣

師古曰韋元成也

此尤不欲行考功者

也淮陽王即朝見勸上行考功事善不然但言丞相中

書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鄭弘代之
遷中書令置他官以鉤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
得施行矣博具從房記諸所說災異事因令房為淮陽
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淮陽王石顯微司具知之

宋

祁曰與疑作
予下文同

以房親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顯告房與

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語在憲王
傳初房見道幽厲事出為御史大夫鄭弘言之房博皆
棄市弘坐免為庶人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死時

年四十一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
師三人經術皆明衡為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
不仕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初卽位諸儒薦之徵待詔
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時平昌侯王臨以宣帝
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肯與言而上封事
曰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雖
愚為用

師古曰鄉
讀曰嚮

若廼懷邪知益為害

○宋祁曰知
當讀作去聲

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

狼申子主之

孟康曰北方水水生於申盛於子水性觸地而行觸物而潤多所好故多好則貪而

無厭故為貪狼也○宋祁曰注文故多好字多字可刪可添四字云多所好故為好多所好則貪而無厭故為

貪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

孟康曰東方木木生於亥盛於

卯木性受水氣而生貫地而出故為怒以陰氣賊害土故為陰賊也

貪狼必待陰賊而後

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

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

李奇曰北方陰也卯又陰賊故為二陰王者忌之不舉樂春秋

禮記說皆同賈氏說桀以乙卯亡紂以甲子喪惡以為戒張晏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為忌而云夏

以乙卯亡殷以甲子亡不推湯武以興此說非也師古
曰儒者以為子卯夏殷亡日大失之矣何儒亮以為學
者雖駁云只取夏殷亡日不論殷周之興以為大失不
博考其義且天人之際其理相符有德者昌無德者亡
以桀紂之暴虐又遇惡日其理必亡以湯武之德固先
天而天不違所謂德能消殃矣豈殃能消德也○劉攽
曰王者忌子卯陰陽家言子卯相刑午酉自刑若相刑
可忌自刑不可忌邪言夏殷亡日是也此聖人戒後世
使自儆爾故常其日稷食菜羹為戒也非以其日凶也
何說湯武興及德勝殃乎今桀以丙辰滅紂以乙丑亡
亦用辰丑
為疾日爾
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
孟康曰南方火
火生於寅盛於午火性炎猛無所容
受故為惡其氣精專嚴整故為廉貞
西方之情喜也喜
孟康曰西方金
金生於酉盛於酉金
之為物喜以利刃加於萬物故為喜

行寬大巳酉主之

孟康曰西方金生於巳盛於酉金

利刃所加無不寬
大故曰寬大也

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

吉日庚午

師告曰小雅吉日之詩也其詩曰吉日庚午既差我馬言以庚午之吉日簡擇車馬以出

也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

孟康曰上方謂北與東也陽氣

所萌生故為上辰窮水也未窮木也翼氏風角曰木落歸本水流歸末故木利在亥水利在辰盛衰各得其所故樂也水窮則無隙不入木上出窮則旁行故為姦邪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

戊丑主之

孟康曰下方謂南與西也陰氣所萌生故為下戊窮火也丑窮金也翼氏風角曰金剛火

彊各歸其鄉故火刑於午金刑於酉酉午金火之盛也盛時而受刑至窮無所歸故曰哀也火性無所私金性方剛故曰公正辰未屬陰戊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今陛下

明聖虛靜以待物至萬事雖衆何聞而不論

師古曰論謂曉解之

豈況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參實亦甚優矣

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廼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

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以大陰下抵建前是人

主左右邪臣之氣也

張晏曰初元二年歲在甲戌正月二十二日癸未也太陰在太歲後

孟康曰時太陰在未月建在寅風從未下至寅南也建為主氣太陰臣氣也加主氣是人主左右邪臣驗也晉

灼曰癸未日風未辰也時加申張說是也

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以正辰加

邪時辰為客時為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秘道也

張晏

曰平昌侯欲依上來學為時邪也風日加申中知秘道也孟康曰謂乙丑之日也丑為正日加未而來為邪時晉灼曰奉以未為邪時占知平昌侯為邪人此當言皆以邪辰加邪時字誤作正耳下言大邪之見辰時俱邪是也翼氏曰五行動為五音四時散為十二律也愚臣誠不敢以語邪人上以

奉為中郎召問奉來者以善曰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

對曰師法用辰不用日

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子為辰甲為日用子不用甲也

辰為

客時為主人見於明主侍者為主人

張晏曰禮君燕見臣則使臣為主人

故侍者為主人

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

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

孟康曰大正厭南邪也凡辰時屬南

與西為正北與東為邪晉灼曰以上占推之南方巳午西方酉戌東北寅丑為正西南申未北方亥子東方辰
邪為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孟康曰大邪即

自知侍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孟康曰凡占以

知侍者邪而時復邪則邪無所施故屬見者晉灼曰上

言忠正客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然則小邪屬主人矣
何以知之見者以大即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

見者反正孟康曰已自知侍者正而時復正則正無所

客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然則小正屬主人矣以此法

占之即以自知主人之正而時正辰邪矣何以知之見
者以大邪來反辰為常事時為一行孟康曰假令甲子
我小正故也

子時十二時也
日加之行過也

辰疏而時精其效同功必參五觀之然

後可知故曰察其所繇省其進退

師古曰繇與由同

參之六合

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難用外察從中甚明故詩

之為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宋祁曰興疑作與字

觀性以歷

張晏曰性謂五行也歷謂日也晉灼曰翼氏五性肝性靜靜行

仁甲已主之心性躁躁行禮丙辛主之脾性力力行信戊癸主之肺性堅堅行義乙庚主之腎性智智行敬丁

壬主之也觀情以律

張晏曰情謂廉貞寬大公正姦邪陰賊貪狼也律十二律也

明主所

宜獨用難與二人共也故曰顯諸仁臧諸用

師古曰易上繫之辭

也道周萬物故曰顯諸仁
日用不知故曰臧諸用也露之則不神獨行則自然矣

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是歲關東大水郡國十一饑
疫尤甚上廼下詔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
勿租稅損大官膳減樂府員省苑囿諸宮館稀御幸者
勿繕治太僕少府減食穀馬水衡省食肉獸明年二月
戊午地震其夏齊地人相食七月己酉地復震上曰蓋
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光星辰靜黎庶康寧
考終厥命令朕共承天地託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

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大震于隴

西郡毀落太上廟殿壁木飾壞敗獮道縣

師古曰獮音桓○劉奉世

曰有蠻夷曰道稱道則不稱縣也此縣字衍陽夏公曰按地理志獮道乃天水郡十六縣之一表云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然則道國邑皆可謂之縣城郭官寺及民室

屋厭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涌出一年地再動天惟降

災震驚朕躬治有大虧咎至於此夙夜兢兢不通大變

深懷鬱悼未知其序比年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饑寒以

陷刑辟朕甚閔焉惜怛於心

師古曰惜音千感反

已詔吏虛倉廩

開府臧振掾貧民

師古曰掾古敕字

羣司其茂思天地之戒

師古

曰茂勉也

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各條奏悉意陳朕過

失靡有所諱

師古曰悉盡也

因赦天下舉直言極諫之士奉奏

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

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

師古曰視讀曰示下類此

聖

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

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

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

應劭曰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朋友也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春

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

至秦乃不說傷之以法

師古曰說音悅言不悅詩書而以文法傷文學之人也

是

以大道不通至於滅亡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

方

師古曰燭照也

布德流惠靡有闕遺罷省不急之用振救困

貧賦醫藥賜棺錢

師古曰賦謂分給之

恩澤甚厚又舉直言求過

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

月之交篇

師古曰小雅篇名也

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

居知風穴處知雨

師古曰巢居鳥鵲之屬也穴處狐狸之類也

亦不足多適

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

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

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臧病則氣

色發於面體病則欠伸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

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

孟康曰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十一月庚寅

日黃鍾律初起用事也

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

貞廉

張晏曰甲庚皆三陽甲在東方為仁庚在西方為義戌為公正寅午為廉貞晉灼曰木數三寅在東

方木位之始故曰參陽
也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

王位

張晏曰
春也

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

雖有大令猶不能復

師古曰大令謂虛倉廩間府庫之屬也復補也音扶目反

陰氣

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

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

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廼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

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

處位執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

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

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

師古曰言絕男女之

也好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

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為設員出其過制

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

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

姬是矣

師古曰伯姬魯成公女宋恭公之夫人也幽居守寡既久而遇火災極陰生陽也○宋祁曰注

文火災下疑有故云二字

唯陛下財察

師古曰財與裁同

明年夏四月乙未

孝武園白鶴館

○宋祁曰館字下疑有災字

奉自以為中上疏曰臣

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

未見省答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

於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廼深知道之可信

也不勝拳拳願復賜間卒其終始

師古曰間空隙也辛盡也

上復延

問以得失奉以為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

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

民困國虛亡累年之畜所繇來久

師古曰畜讀曰蓄繇讀與由同

不改

其本難以末正廼上疏曰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

道聖人美之

師古曰盤庚殷王名也將遷亳殷衆庶咸怨作盤庚三篇以告之遂乃遷都事見尚

書也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

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

無高門武臺麒麟鳳皇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

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

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

重民之財廢而不為其積土基至今猶存

師古曰今在新豐縣南隴山頂上也

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

和百姓洽足

宋祁曰洽疑作給

德流後嗣如今處於當今因此

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

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

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臯右阻黿池前鄉崧高後介大

河

師古曰鄉讀曰嚮介隔也礙也

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十里以為關而

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

遠羌胡之難

師古曰厭抑也音一葉反遠音于萬反

陛下共已亡為

師古曰共

恭

讀曰

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為高宗漢

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亶居而改

作

如淳曰亶居猶虛居也欲徙都乃可史制度也師古曰亶讀曰但但居謂依舊都也

故願陛下

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

一年之畜

師古曰讀曰蓄次下亦同

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

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

以周召為輔

師古曰召讀曰邵

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

師古曰言所任皆得賢材也

天下甫二世耳

師古曰甫始也

然周公猶作詩

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母若殷王紂

師古曰周

書亡逸篇也其書曰周公曰烏庠毋若殷王紂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是也其詩則曰殷之未

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

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詩也師衆也

駿大也言殷家自帝乙以上未喪天下之時皆能配天而行至紂荒怠自取敗滅今宜以殷王賢愚為鏡知天之大命甚難也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

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士

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陞

下八世九主矣

如淳曰呂后為主不得為世故八世九主矣

雖有成王之明

然亡周召之佐

師古曰召讀曰邵

今東方連年饑饉加以疾

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

師古曰人專食菜故肌膚青黃為菜色也

地比震動

天氣溷濁日光侵奪

師古曰比頻也溷汙也音下頻反

繇此言之

師古曰繇

讀與由同

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

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

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

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

孟夏順太陰以東行

張晏曰如因今丙子之四月也太陰是時在甲戌當轉在乙亥丙子

左旋之也

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

室之禮

李奇曰凡宮新成殺牲以饗祭致其五祀之神謂之考室師古曰考成也成其禮也詩小雅斯

千之詩序曰斯千宣王考室也故奉引之

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留

神詳察萬世之策書奏天子異其意答曰問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盤庚遷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臣奉愚戇狂惑唯陛下裁赦其後貢禹亦言當定迭毀禮上遂從之及匡衡為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奉以中郎為博士諫大夫年老以壽終子及孫

皆以學在儒官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寬中等守師法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方進亦善為星歷除尋為吏數為翟侯言事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厚遇尋是時多災異根輔政數虛已問尋尋見漢家有中袞院會之象其意以為且有洪水為災乃說根曰書云天聰明視聽人君之行不可不畏慎也師古曰虞書皋陶謨之辭也天蓋言紫宮極樞通位

帝紀

孟康曰紫宮天之北宮也極天之北極星也極是其一迴轉者也天文志曰天極其一明者太一常居

也太一天皇大帝也與通極為一體故曰通位帝紀也

太微四門廣開大道

孟康曰太

微天之南宮也四門太微之四門也

五經六緯尊術顯士

孟康曰六緯五經與樂緯也張

晏曰六緯五經就孝經緯也師古曰六緯者五經之緯及樂緯也孟說是也○劉攽曰正言星宿何故忽說五

經蓋謂二

翼張舒布燭臨四海

張晏曰翼二十八星十八度舒布張廣也翼翅

夫張故言也

少微處士為比為輔

孟康曰少微四星在太微西主處士儒學之官為太

微輔佐也故次帝廷女宮在後

孟康曰言少微四星在太微次太微為天帝廷女宮謂軒

輔星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

師古曰賢賢尊上賢人易色輕略於

色不貴之也
易弋二反

天官上相上將皆顯面正朝

孟康曰朝太微宮垣也而

垣為上將東垣為上相各專一面而正天之朝事也

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

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說譏譏之言任乞

乞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

師古曰譏譏小善也乞乞壯健也謂聽杞子逢孫陽

孫之言言鄭可襲乃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帥師伐鄭遂為晉襄公所禦而敗於殽三帥盡獲匹馬隻輪皆無反者譏音踐乞巨乙反又音牛乞反

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

卒伯西域德列王道

師古曰謂晉歸三帥之後穆公自悔作秦誓云雖則云然尚猶詢茲

黃髮則罔所愆自言前有云然之過今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則行市無所過失矣百里奚本虞人也穆公

用之卒
成霸業

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家之大寶

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臣子

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彊輔

庶幾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書曰歷象日月星辰

師古曰虞書
克典之辭也

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

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

師古曰繇讀與謠
同繇俗者謂若童

謠及興
人之誦

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諄逆咎敗將至徵兆為

之先見

師古曰諄乖
也音布內反

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為

福不可救者卽蓄備以待之故社稷亡憂竊見往者赤

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

明

張晏曰與日月爭明
南本無動字氏字下疑有因字

庶雄為桀大寇之引

也

師古曰將引致大寇也

此二者已頗效矣城中訛言大水奔走

上城朝廷驚駭女孽入宮

應劭曰謂小女陳持弓也

此獨未效間者

重以水泉涌溢旁宮闕仍出

李奇曰旁宮闕而出水也
師古曰旁附也仍頻也重

直用反旁
薄卽反

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

張晏曰犯東井有水災孟

康曰積水一星在北河北天淵十星在北斗星東南缺者拂其角而過之也

日數湛於極陽

之色

張晏曰衆陽之宗故為極陽也色宜明耀而無光也

羽氣乘宮

孟康曰天志曰西方為

羽羽少陰之位少陰臣氣乘於君也晉灼曰羽北方水也水陰為臣宮中央土也土為君今水乘土言臣氣勝

也於君起風積雲又錯以山崩地動河不用其道

師古曰錯雜也

言河徙流不從故道也○宋祁曰正大河字下疑有決字

盛冬雷電潛龍為孽

孟康曰黑

龍冬見張晏曰五行傳曰龍見井中幽囚之象也

繼以隕星流彗維填上見

孟康

曰有地維星有四填星皆妖星也晉灼曰天文志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藏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二

丈若月始出所見下

日蝕有背鄉

師古曰背音步內反鄉讀曰嚮

此亦

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水廼欲盪滌流彗

迺欲埽除改之則有年亡期

師古曰言可延期得禳災

故屬者頗有

變改小貶邪猾

師古曰屬者謂近時也屬之欲反

日月光精時雨氣應

師古曰精謂光明也○宋祁曰光字江浙本作立字

此皇天右漢亡已也

師古曰右讀曰

祐

何況致大改之宜急博求幽隱拔擢天士任以大職

李奇曰天士知天道者也晉灼曰嚴君平言師於天士天士應宿台鼎之臣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宋祁曰注

人言字下當有

諸闕茸佞調抱虛求進

師古曰闕音吐臘反茸音人勇

反調古諡字

及用殘賊酷虐聞者若此之徒

○宋祁曰聞字當改作聞

皆

嫉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涌趨邪陰湛溺太陽

師古曰超字與

躍同湛
讀口沈

為主結怨於民

師古曰為
音于偽反

宜以時廢退不當得

居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

感陰陽猶鐵炭之低仰見效可信者也

孟康曰天文志
云縣土炭也以

鐵易土耳先冬夏至縣鐵炭於衡各一端令適停冬陽
氣至炭仰而鐵低夏陰氣至炭低而鐵仰以此候二至
也
及諸蓄水連泉務通利之修舊堤防省池澤稅以助

損陰邪之盛案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未嘗不至請徵

韓放

服虔曰姓
名也曉水

掾周敞王望可與圖之根於是薦尋哀

帝初卽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曰間

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極言母有所諱尋對曰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

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

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卽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

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

師古曰過猶謬也

食太

官衣御府久汙玉堂之署

師古曰玉堂殿在未央宮

比得名見亡以

自效

師古曰比類也

復時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

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

閒宿留瞽言

師古口閒謂空隙之時也宿音先就反留音力救反

考之文理稽之

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

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師古曰上繫之辭也在天

成象故曰縣象也

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入君

之表也

師古曰晷景也

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

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

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

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晦昧亡光

師古口晦與暗同又音烏

感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

師古曰作起也日出之時人物皆起

陰雲邪氣起者法為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為近

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

師古

曰營謂統也○宋祁曰謂統感之

閒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

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

痛

師古曰痛與愈同

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

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

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彊志守度毋聽女謁

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

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財貨不可私以官

位誠皇天之禁也

宋祁曰浙本官位下更有官位二字

日失其光則星

辰放流

張晏曰日夜食則失光晝立六尺木不見其景也日陽失光明陰得施也宋祁曰注文中陰

得施也當作月陰桀得施也

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閒者太白正晝

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執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銷息

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

孟康曰品同也言百里內數度同也

千里則當立表度其景萬里則紀其本所起紀其宿度也

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

晦正終始弦為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開者月

數以春夏與日同道

孟康曰房有四星其間有三道春夏南行南頭第一星裏道也秋冬

北行北頭第一星裏道也與日同道者謂中央道也此三道者日月五星之所由也

過軒轅上后

受氣

孟康曰軒轅南大星為后

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

星皆失色厭厭如滅

鄭氏曰厭音厭桑之

此為母后與

政亂朝

師古曰與讀曰豫

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

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

師古曰杖謂倚任也

屋大柱

小可為寒心

師古曰言天下事重大臣之任當得賢能者

唯陛下親求賢士

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

師古曰邪佞之人誠可賤惡勿得寵異令其盛

彊也

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為之

節度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

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

共政相留於奎婁

張晏曰歲星為帝填星為女主也

當以義斷之熒惑

往來亡常

劉敞曰營當作熒

周歷兩宮作態低仰

張晏曰兩宮謂紫微大微

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

孟康曰角兩星為天門房為明堂尾為後宮蘇林曰常占

當從尾北而今貫之尾為後宮之義也○宋祁曰注文義字疑作象

太白發越犯庫

張晏曰發

越疾貌也庫天庫也
孟康曰奎為天庫

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

張晏曰黃

龍軒
轅也

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為

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既亂不成也熒惑

厥弛

張晏曰厥弛動搖貌○宋祁曰注末疑少晉灼曰行遲貌六字

佞巧依執微言毀

譽進類蔽善

師古曰進其黨類而擁蔽善人

太白出端門

孟康曰端門太微正南門

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

張晏曰熒惑入營室也孟康曰火入室謂熒惑厯兩

宮也金謂太白也上堂入房星也○宋祁曰注文兩宮字下疑有宮亦室三字

不以時解其憂

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疏之微

師古曰微謂其事微○
宋祁曰注未常有細字

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盪滌濁

滅消散積惡

師古曰滅與穢同

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

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

天所以謹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

行則伏不見而為彗第

師古曰第與亭同

四孟皆出為易王命

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

篤右陛下也

師古曰篤厚也右與祐同祐猶助也

宜深自政治國故不可

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師古曰虞書舜

典之辭也言三年一考功績三考一行黜陟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旣往不咎

來事之師也聞者春三月治大獄

○宋祁曰來字疑作成字春三月浙江本

作春月

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

○宋祁曰小字疑作少字

季夏舉兵法

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與

張晏曰違於月令也師古曰奧溫也音於六反

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

罰

○宋祁曰罰疑作誅

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

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

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師古曰此艮卦

彖辭也言動止隨時則有光明也

書曰敬授民時

師古曰虞書堯典之辭也言授下以四時

之命不可不敬也

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

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

師古曰枹擊鼓

之椎也音孚其字從木

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

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

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

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

孟康曰婺女須女也北方天地之統陰陽之終

始也

水為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落脉通

師古曰落謂經

絡也

偏黨失綱則涌溢為敗書云水曰潤下

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

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

洛決溢所為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涌與雨水並

為民害

師古曰畎澮小流也許慎說廣尺深尺曰畎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川者水貫穿而通流也畎

音工

犬反澮音工外反

此詩所謂煜煜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

者也

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之詩也煜煜光貌寧安令善也言陰陽失和雷電失序不安不善故百川

又沸騰

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

師古曰皇甫卿士周室女寵之族也解在劉向

傳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

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

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

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閒者關東

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

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

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

師占口折

衝言有欲衝突為害者則能折挫之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

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宏等不足言也宏漢之名相於今
亡比而尚見輕何況无宏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
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
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
陵夷師古曰通人謂薦達賢材也陵夷謂積替也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

不素餐不可以重國

師古曰伏歷謂伏槽歷而秣之也趨讀曰趣

詩曰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

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已解於上

孔子曰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

師古曰論語哉孔子之言也

非虛言也陛下東四海之衆曾

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

可使為君子

師古曰言在所以勸厲之

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

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

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

師古曰不敢出言也

邪偽並興外戚顯

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官作亂

師古曰謂趙飛燕姊妹也

此行事

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

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

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

師古曰遣歸農業

以視天

下

師古曰視讀曰示

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

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

留神反覆覆愚臣之言

師古曰財與裁同謂裁量而是反思之○劉歆曰衍一覆字

時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傅
新貴祖母傅太后尤驕恣欲稱尊號丞相孔光大司空
師丹執政諫爭久之上不得已遂免光丹而尊傅太后
語在丹傳上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
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以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為騎
都尉使護河隄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
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
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

夏賀良容丘丁廣世

服虔曰重平勃海縣也
晉灼曰容丘東海縣也

東郡郭昌

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衆下獄治服
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以不敬論後賀良等
復私以相教哀帝初立司隸校尉解光亦以明經通災
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事下奉車都尉劉歆歆
以為不合五經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歆父
向奏忠可下獄歆安肯通此道時郭昌為長安令勸尋
宜助賀良等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

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

疾變異屢數

師古曰數音所角反

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

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

且亡

師古曰言知道不能行之必有殃咎將至滅亡○宋祁曰下得字可刪劉敞曰得道不得行下得字

衍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盪民人哀帝久寢疾幾

其有益

師古曰幾讀曰冀

遂從賀良等議於是詔制丞相御史

○劉敞曰當云制詔

蓋聞尚書五曰考終命

師古曰周書洪範五福之數也言得壽考

而終其命也○宋祁曰南本漸本命字上有厥字

言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

考文正理推歷定紀數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繼太祖

承皇天總百僚子元元未有應天心之效卽位出入三

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高下貿易

師古曰言山崩川竭

也大異連仍盜賊並起

師古曰仍頻也○宋祁曰連字一本作逆字

朕甚懼

焉戰戰兢兢唯恐陵夷

師古曰慮漸滅亡也

惟漢至今二百載歷

紀開元皇天降非材之右漢國再獲受命之符

師古曰右讀曰

祐祐助也帝自言不材而得天助也○宋祁曰漢字下疑有興字今字上疑有于字

朕之不德曷

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

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

百二十為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月餘上疾自若

師古

曰自若言如故也

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為不可許

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

李尋輔政上以其言亡驗遂下賀良等吏而下詔曰朕

獲保宗廟為政不德變異屢仍恐懼戰栗未知所繇

師古

曰繇讀與由同

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

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幾為百姓獲福

師古曰幾讀曰

翼卒無嘉應久旱為災以問賀良等對當復改制度皆

背經誼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為過矣

○宋祁曰

為字當作謂

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

師古曰唯赦令不改

除之餘皆

賀良等反道惑眾姦態當窮竟皆下獄光祿勳平

當光祿大夫毛莫如與御史中丞廷尉雜治當賀良等

執左道亂朝政

師古曰當謂處正其罪名

傾覆國家誣罔主上不道

賀良等皆伏誅尋及解光減死一等徙敦煌郡

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

師古曰幽

深贊明也○宋祁口注
大幽深下當有也字

然子贛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

而聞

師古曰謂易辭文言及春秋之屬也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

聞已矣

師古曰性命玄遠天道幽深故孔子不言之也此皆論語述子貢之言也

漢興推陰

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

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

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

師古口仿

請曰髣佛與第同

假經說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

師古

口論語稱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故此贊引之言仲舒等億度所言既多故時有中者耳非必

道衍皆通明也億於力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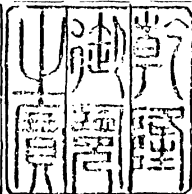
仲舒下吏夏侯囚執睦孟誅戮李尋流放

此學者之大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淺深危言刺譏構怨

彊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

師古曰易上繫辭曰君不密則

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故贊引之也



前漢書卷七十五

前漢書卷七十五考證

眭弘傳從嬴公受春秋○儒林傳嬴公東平人受公羊春秋於董仲舒故弘書稱先師董仲舒也

至符節令○按百官表符節令屬少府

漢家克後○臣召南按以漢為克後始見此文然則宏

雖習公羊亦兼通左氏矣其後劉向父子申明其義而新莽亦因以為篡竊之本

京房傳補小黃令○地理志小黃縣屬陳留郡

時部刺史奏事京師○胡三省曰刺史各部一州故曰

部刺史

今為治邪亂邪○

臣名南

按通鑑考異曰故資政殿學

士邵亢得兩浙錢王寫本漢書無亂邪二字有上曰

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十二字据此則古本無亂

邪二字

翼奉傳與蕭望之匡衡同師○

臣名南

按儒林傳其師

東海后蒼也

詩有五際注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

臣召南

按孔穎達詩疏曰鄭元六藝論引春秋緯孔

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為革命

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

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為革命一際也

亥又為天門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

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据此則五際

不言戌而亥為二際矣但緯書怪妄百出其是非初

不足辨

李尋傳與張孺鄭寬中同師○臣名南按孺字誤也据

儒林傳張山拊事小夏侯建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
君山陽張無故子儒此文張孺卽張無故而舉其字
當云張子儒傳寫之訛遂合兩字為孺字耳

五經六緯注孟康曰六緯五經與樂緯○師古用孟康
說而劉攽駁之謂正說星宿何故忽說五經其論甚
合但所云天文六緯名目劉攽亦未嘗指實也

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云云○通鑑考異曰按公卿表
傅喜為衛尉二月遷右將軍十一月罷地震在九月
當是時喜已不為衛尉矣

歷紀開元○哀帝紀作歷數開元未知孰是又夫受天
之元命紀作夫基事之元命

贊哀平則李尋田終術○田終術見翟方進傳又見王
莽傳

前漢書卷七十五考證